

阅读

第543期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读书的目的

□ 陈世旭

中国人自古以来把读书看得很神圣。乡塾先生孔丘因为被广泛认为书教得好，历代许多皇帝把他捧得老高，去他们家，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北宋皇帝赵恒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明确指出只要“五经勤向窗前读”，就有可能升官，发财，出门有车马坐，找好看的老婆。不但在当时的民间十分流行，正经八百的各大书院更是奉为哲理。到了北宋晚期，有位叫汪洙的人，干脆给了读书至高无上的定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他看来，天下所有行业都是低贱的，只有读书入仕才是正道。

读书如此美好，自然就成了自古以来无数人的最高人生追求。千百年来无数人对学问趋之若鹜，连许多农民家，过年贴门联，也会贴“耕读传家”之类。“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白丁”就是目不识丁的人，是要被瞧不起的。

学子们读书，不知经历多少艰辛。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里记录了一个叫孙敬的人，读书晨夕不休，半夜实在熬不住瞌睡，就用绳子一头绑在自己的头发上，另一头绑在房子的房梁上，一打瞌睡头皮就吃不消。比他更早的苏秦读书疲倦到想要打盹的时候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锥子扎大腿，扎得血都流到脚上（刘向《战国策·秦策一》）。两个宋朝学生去拜见当时的名流，见人家正在打坐养神，便恭立于门外的大雪中，等名流醒来时，雪已经下了一尺深了（参见《朱子语录》）。

读书的目的，往大了说，是伸展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往小了说，是赵皇帝说的那几大美事。要达到这些目的，首先要取得功名：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乃至附马之类。

然而，不计其数的总角闻道，白首无成的人就不去说他了，有的人好歹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功名，一辈子却差不多走到了尽头，所谓“暮登天子堂”、所谓“将相本无种”、所谓“文章可立身”，都谈不上。

古时候有个叫詹义的书生，73岁才考中秀才，媒人提亲，问他年龄，他只好自嘲：“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老婆也要不到，遑论出将入相。

《三字经》给小孩树了个榜样：五代人梁灏，考状元时，殿试对答如流，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不如他：“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可这一年他已八十二岁了。《三字经》用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无非是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坚持，无论年龄多大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愿望”实现了又如何？《三字经》没有回答。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情况，人们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读书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考一个功名，有了功名什么也干不了，书岂不是白读了？

就是汪洙自己，虽淹贯博洽，熟悉经史，但成年之后，历经多次考试，均未能考中，直到将近70岁才总算考中进士。好在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去做了一个州府学的教授。其为人淳正，是一位好教师，听他讲课的学生众多，有一府之望，被世人尊称为“汪先生”。去世后，朝廷特追赠他为“大夫”，授正四品銜。对他而言，其实毫无意思。

汪洙自幼聪明好学，相传他九岁便能写诗，乡人传为“神童”。一生写了不少浅显易懂、便于记诵的短诗。当时的塾师们把这些诗汇编成《神童诗》，与《三字经》等同誉为“古今奇书”，成为训蒙主要教材。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遗子黄金满筐，不如教子一经”等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诗句，都在这本诗集里。

一个读书人有这样的成绩，有没有虚头巴脑的功名，也就无所谓了。

（摘自2024年4月23日《新民晚报》）

□ 图片来自网络

去爱，去告别

□ 罗昕

2014年3月，与阿尔茨海默病斗争多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冒了，妻子梅塞德斯·巴尔恰却预感最终结局将到来：“我们过不去这一关了。”

死亡如约而至，马尔克斯于那一年4月17日在家中去世。2020年8月15日，梅塞德斯·巴尔恰去世，这对文坛传奇伉俪的人生至此落幕。

梅塞德斯去世后，长子罗德里戈有这样的感受：“这种感觉就好比用望远镜遥望夜空，却再也找不到曾经一直在某处的一颗行星。”

今年距马尔克斯离世已经整整十年。4月17日这一天，罗德里戈对父母晚年生活的独家回忆《一次告别》由新经典首次推出简体中文版。在书里，一对温柔、幽默又机智的普通父母，一边对抗病痛与遗忘，一边坦然面对人生的最后时光。

时间的隧道

对于马尔克斯的最后时光，人们知之甚少。详尽厚实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在马尔克斯本人检阅下完成，结尾处停在2007年《百年孤独》出版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为了保留最后的尊严，2007年之后马尔克斯再也不参加任何公众活动。

在罗德里戈的回忆里，父亲能明显意识到记忆正在慢慢消散。他最初坚持不懈地寻求帮助，一次又一次强调他正在失去记忆，还说：“我靠记忆工作。记忆是我的工具，是我的原材料啊。没有它我无法工作，帮帮我吧。”如此，以不同的形式不停重复着，一说就上一个小时，乃至大半个下午。

不过，这段日子最终慢慢过去了。马尔克斯慢慢恢复了平静，有时会说：“我失去了记忆，但幸运的是我会忘记我失去了它。”或者说：“所有人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这倒是挺好，我喜欢这样。”

在与记忆撕扯的时光里，音乐陪伴着马尔克斯。罗德里戈记得，在父亲最后的几个月里，尽管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当经典的手风琴前奏响起时，父亲眼中依然会闪出激动的亮光。秘书常常会播放一连串的合辑，父亲便坐在书房里，幸福地迷失在时间的隧道中。

“所以，最后几天，护士开始在房间里为他播放巴耶纳托，调到最大音量，窗户全部敞开。音乐声蔓延到房子的各个角落。有些曲子是他的老友拉法埃·埃斯卡洛纳创作的。在这样的氛围中，音乐唤起了我的无限回忆。它将我带回父亲过去的时光，这是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我徜徉在父亲的过往中，又回到现在，耳边回荡的宛如最后一首摇篮曲。”

“我不是遗孀” “我就是我”

有关梅塞德斯，外界就知道得更少了，也很少将她看作独立的存在。她是十一岁就被马尔克斯求婚的小女孩，是想尽办法筹钱、赔赚好让丈夫专心写作的太太，是《番石榴飘香》中所描述的加博身边永远“如花岗岩般镇定自若”的伴侣。

但在罗德里戈眼中，母亲从来都是一位清醒、坚强、有主见的女性。墨西哥总统并未觉得在追思会上称梅塞德斯为“遗孀”有什么不妥，但母亲愤愤地毅然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她说要告诉第一个走过自己身边的记者：“自己打算改嫁，越快越好。最后，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遗孀。我就是我。”

据说在巴黎的那段时间，马尔克斯会对着梅塞德斯的照片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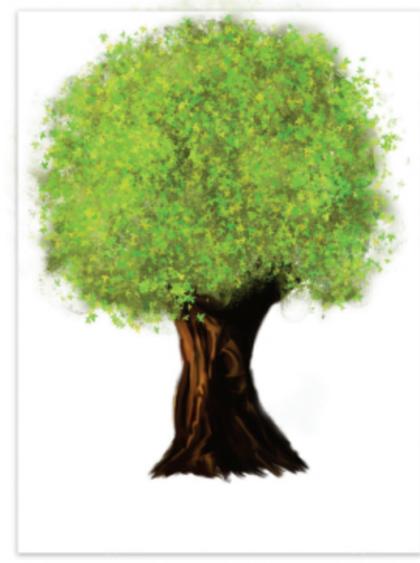
母亲也拒绝了医疗设备租赁公司赠送的护理床，拒绝所有特权，严格划分公众与私人生活的界限。当最后一刻降临，她罕见地大哭了一场，随即开始沉着地操办丧事，体面地接待前来吊唁的亲友。

她也太了解丈夫，她听他说了一辈子“如果今天写不好，这部小说就彻底失败啦”这类话，默默将他嘴上说着要销毁的稿件整理、收纳。也因为，如今有了资料齐全的哈里-兰瑟姆资料中心。

今年的3月6日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诞辰日，他的遗作《我们八月见》在这天全球同步上市，从未出版过的文字还是熟悉的味道，邀读者前往拉美的某个海岛赴一趟宿命与爱情的旅程。

但打开《一次告别》，人们将看到事业背后另一面不为人所知的他们，在幽默与欢笑中对抗生命尽头的病痛与遗忘的他们，褪去了文学光环，温柔又智慧。

这也是一份充满温情的礼物，教我们去爱，去告别。（来源：澎湃新闻）



昆明的雨

□ 汪曾祺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名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作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的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作“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作“把儿兰”（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云南把这种花叫作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把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花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多，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客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肉，半斤市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实实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摘自《草木春秋》作家出版社）

于字句间见世界

□ 马子杰

“于字句间见世界。”身为北京大学的一名保安员，我也有机会享受校园图书馆的便利，接触到更丰富的书籍。

常常，当清晨第一缕柔和的阳光洒落在窗棂，我已坚守在岗位上。师生们陆续而至，有序刷脸入园。我需要时刻警惕，关注着每一位进出人员。有时，我还是校园导航，为迷路的人带路……

数不清有多少次，看到北大的同学们抱着书本穿梭于教学楼与图书馆之间，寻找知识的宝藏。他们兴奋地讨论学问，令我羡慕极了。终于有一天，学校为保安员也开通了图书馆阅览权限。北京大学图书馆，我想是每个中国学子都向往的地方，我这个“门外汉”也不例外。初见北大图书馆时，便被它巍峨的外观所震撼。古朴的建筑，沉稳的气息，仿佛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百年的历史。

我攥着借书卡，激动地步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高高的穹顶，透出蓝色的天空。将视线下移，琳琅满目的书籍，或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或随意地散落在角落的小桌上，静待有缘人的到来。我漫步其间，感受着书香扑鼻，仿佛置身于另一方世界。图书馆的布置简洁而不失雅致，暖黄色的灯光洒在书页上，学生们专注地坐在窗边，偶尔轻轻翻动书页……

我也觅得我的座位——三层左侧的桌子。那里光线柔和，安静得仿佛能听到时间的脚步。手中的书，带我遨游古今，领略人生的酸甜苦辣。在这里，渺小的我与千百年的智慧相遇。

在工作岗位上，我时常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有时，是处理突发的安全情况；有时，是面对一些师生因不理解而产生的质疑和抱怨。有一次，一位校友入校，由于某些原因并未成功预约，被挡在校门外，情绪有些失控。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深知不能用强硬的态度激化矛盾。这时想到书里曾读到的“戒急用忍”，我耐心地向校友解释校园规定，帮他一道想办法。校友渐渐平复了情绪，顺利解决了问题。后来，每一次值守、每一次检查、每一次调解，我都尝试把书中的收获实践在工作中。

在图书馆，我更喜欢驻足书架旁，随手翻阅。管理学的书启发思维，对我的工作颇有裨益。哲学的图书，则引导了我对内心的审视。比如我读到庄子，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阅读中，我仿佛看到了庄子那逍遥自在的身影……此刻的我，全然与世隔绝。窗外偶有喧闹声传来，更显出图书馆的静谧。

如读《上学记》，何兆武先生之亲身经历，令人动容。他在贫困之中，仍心怀对知识的渴望。书中说道：“历史学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历史学家所赋予的。人生本来也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你所赋予的。”读此，我深感敬佩。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用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赋予人生以意义。

图书馆里，许多书我并不能读懂，但它们为我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的缝隙。通过阅读，我逐渐能理解人生的复杂与多样，也开始用包容的心态去看周围的人和事。合上书，我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守护起校园安宁。那些与书为伴的时刻，将成为我人生中反复咀嚼、细细品味的美好回忆。

（摘自2024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